

徐永昌協調南北 (續完)

王 成 聖

奔走南北斡旋軍界

革命將領徐永昌，居然也會在北洋軍中于役過一段時期，乍看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之事。然而，却事實如此，即徐氏本人，亦從未諱言，而且每度提起輒津津樂道。原來徐永昌到北洋直屬首領曹錕所辦的「直隸軍官教育團」充任一名教官，不僅是因為他的摯友、同志孫岳殷殷促駕

，而且他還抱有一個極為大膽的策反計劃，方始屈身而就的。徐永昌的此一計劃果若有成，那麼，所給予北洋軍——曹錕的打擊就相當的大了，說不定可以因而促使北洋軍的早日崩潰，革命軍的提前北伐，欲知這一件事的內幕，勢必要從頭說起。

時在民國六年冬，袁世凱已逝，張勳復辟亦已收平，北洋系仍還是由段祺瑞當家，曹錕正在

春風得意

，一步步的往上爬，就在這個時候，

孫岳從曹錕那兒，得了個直隸軍官教育團長的位置，他請徐永昌前往設在廊坊的該

團担任教官，代他負責主持全盤業務。孫岳唯恐徐永昌不屑在曹錕的手下任事，兩人一見面，便意味深長的跟徐永昌說：

「大丈夫做事，有時候也不妨拖泥帶水。這一年多以來，我從旁觀察，你老弟立身處世，似乎有嫌太拘泥了些。」

徐永昌當下就坦率誠懇的回答他說：

「這一點，深願我們今後相互勉勵。不過，您在曹仲珊（曹錕行三，號仲珊）手下，決不能期望太高，想在他這方面求發展。最好是弄個一團甚或一營騎兵帶帶，一旦遇着機會，我們就可以鑽隙而出，縱橫大江南北，截阻北洋軍再舉南下。」

孫岳認為他這個大方針很對，兩位同志決定從設法掌握一小部份北洋兵力，再率部南下，響應中山先生在廣州戡亂護法。可是，北洋軍閥，對孫岳、徐永昌等一向看作「非吾族類」，防範嚴密，焉有叫他們指揮隊伍的可能？民國七年春，馮段交惡，奉軍入關助段祺瑞，直隸軍官教育團奉令遷移保定，孫岳趁此機會，走了一趟湖北廣濟武穴，跟駐兵武穴的馮玉祥會晤。遷校事宜，仍由徐永昌一手包辦，他只花了三天時間，便



孫岳的好朋友，同在北洋軍中的戰鬥夥伴馮玉祥，他喊孫岳「二哥」。

將軍官訓練團搬到保定繼續上課。這一個直隸軍官訓練團，由於徐永昌的教導有方，造就了不少優秀的軍事幹部。不過，後來這些幹部，都不曾被北洋軍或曹錕所用，大部份都投身於往後孫岳所建立的國民第三軍。

主持軍官訓練團時期，徐永昌曾有一次冒險之舉，他陪同續桐溪，間關赴粵，晉謁中山先生。到廣州時中山先生業已赴日，當時于右任在陝西編組靖國軍，出任總司令，正受厄於一度督陝的陳樹藩，情勢相當危急。徐永昌和續桐溪滿心希望能夠保全這一支革命武力，特地遠道香港、越南、昆明，見唐繼堯，再自昆明取道貴陽重慶抵成都，晤熊克武，請這兩位滇川靖國軍總司令迅即出兵援陝。徐、續二人曾經隨川滇聯軍北上，聯軍在四川廣元受阻，急切難以推進，續桐溪便和徐永昌分道揚鑣，續桐溪改道入陝西，徐永昌折向保定，他繼續在直隸軍官教育團任教。

陝西靖國軍仍然在繼續奮鬥，艱苦作戰，民國九年春，續桐溪、李岐山、續範亭、鄧寶珊、馮欽哉等都在渭南一帶堅守據點，力抗北洋軍。徐永昌斷然捨棄軍官教育團的職務，間關西行，共赴患難。他針對靖國軍的險惡處境，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意見，建議續桐溪糾合同志，每人招募一二百人，得十餘桿槍。然後放棄陝西，經略甘肅平涼，西取蘭州，統一甘省，而在西北建立一個革命根據地。續桐溪對他的意見表示贊同，但却苦於這幾百桿槍也無從搜求。徐永昌再勸李岐山放棄陳樹藩所派的渭北游擊司令，率領他的人

槍西進圖甘，李岐山躊躇莫決，徐永昌由而判定陝事已無可為，告辭而去。

九年六月，北洋皖系大將靳雲鵬的弟弟靳雲鵬，在當第八混成旅旅長，他邀徐永昌去檢閱他的部隊，徐永昌就到靳雲鵬的駐兵之地，北起黃河鐵橋，南迄武勝關，各處都去看了一看。檢閱完畢，北洋系內鬨，直皖之戰爆發，靳雲鵬要跟直軍師長王承斌打個商量：可否莫讓戰火燃及河南？而局限於河北琉璃河，跟山東德州一帶。他請徐永昌當代表去辦這個交涉：直皖戰爭勝負決定的時候，誰打勝了，河南便歸誰所有。徐永昌對北洋軍並無好感，不過他却覺得皖系段祺瑞、徐樹錚新編練的邊防軍訓練充份，配備精良，應該是一支抵禦外侮的國防部隊，白白的在內戰裏犧牲掉實在可惜，當時他已根據分析料定皖系必敗，就由於很想藉此機會保全邊防軍，徐永昌答應了這趟很難有把握的差使。他在鄭州、洛陽直皖兩軍之間往返奔走斡旋，居然會得馬到成功，這是徐永昌破題兒第一遭在兩軍交戰之際擔任調人。殊不知往後溝通各方意見，調處大小糾紛，漸次成爲他的一項特長，徐永昌有「化干戈爲玉帛」的高明手段，使他在若干嚴重關頭身爲各方矚目嚮望的中心人物。其實徐永昌並不是一位軍人外交家，他斡旋爭端輒有所成，那是因爲他在當年反覆無常、爾虞我詐的北方軍界，保持一種忠厚坦誠，堅守原則的獨特風格。

春秋大義決不犯上

直皖之戰結果恰如徐永昌所預料，直勝皖敗

靳雲鵬交出河南地盤。七月，孫岳成立直隸保衛團，徐永昌屈就一名營長，不久孫岳升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長，他請徐永昌擔任參謀長，徐永昌善待部卒，嚴明紀律，他一再告誡他的部下說：「古人說兵猶火也，不戢必將自焚。如今我們身爲帶兵官，而不知加緊教練，認真約束，一定會走上自焚之路，那裏還能談到愛國愛民的大目標呢？」

直系當權，和關外張作霖的奉系又發生了利害衝突。十一年夏天，第一次直奉大戰揭幕，孫岳受到曹錕、吳佩孚的重用，担任西路司令，徐永昌在河北良鄉以北的長楊村督戰，剛好碰上奉軍挾優勢兵力猛攻，徐永昌以少擊多，固守陣線，迫使敵軍不支退却。第二天早上天色方曙，徐永昌想想終覺得不放心，他親自到前線巡視，赫然發現司令部的小山下面，正有大批奉軍蜂湧而來。當時司令部裏只有少數學兵，用兩挺機關槍將大隊敵軍擊退。但是奉軍大量集結，回師反撲，全線激戰一整天，司令部的四週圍俱遭奉軍砲火擊燬。徐永昌親在前線指揮屹立如山，這衆寡懸殊的一仗終因徐永昌的雍容鎮定獲得勝利，奉軍遺屍纍纍，不支退却。徐永昌猶能一鼓作氣，把奉軍攆到豐台。時論都說：徐永昌在長楊村一仗裏，充份的表現了他的大將之風。

直軍擊敗奉軍，孫岳也得了一小塊地盤，他兼任冀南鎮守使，再兼右翼巡防統領。徐永昌則陞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團團長。兩位新官上任，頭一項任務便是奉命剿辦稱霸冀南多年的十大匪首。孫徐二人正待領軍剿匪，肅清地方。孫中山先

生從香港到了上海，直魯豫三省巡閱使，直系領袖曹錕派孫岳赴滬代表晉見。剿匪任務便由徐永昌一手包辦。當時有人說十大匪首盤踞冀南已久，根深蒂固，聲勢浩大，尤其他們的嘍囉都是亡命之徒，驍勇善戰，不可輕敵。徐永昌就怕這種論調影響了士氣，他集合全部將士，告訴他們說：

「人生在世，有的勞心，有的勞力，唯有土匪既不勞心，也不勞力，遇事狡猾取巧，欺壓善良，行險僥倖，乘隙偷竊，懶惰怯懦，這些都是他們的本性。我們保國衛民，剿辦土匪那用得着拚命？只要大家能盡力就是了，一定能够順利完成任務。」

他派第一、第二兩團，和龐炳勳的一個騎兵營，分頭包抄兜剿。頭一步，先把通匪賣路的南宮縣游擊隊長訊明槍決，使十大匪首失却耳目，在大軍圍剿之中唯有東逃西竄，三支人馬生擒了四五百名匪徒，再把殘餘匪徒包圍在南樂、清豐兩縣交界的地方。十大匪首彈盡糧絕，只好夤夜突圍流竄，分成若干小股逃進了河南地界。這一年冬天，冀南多年的匪患已告根除，但是徐永昌還怕餘匪死灰復燃，他將冀南劃為三區，分別派定指揮官，負責搜捕殘匪。到民國十二年冬曹錕賄選總統，惡名滿華北的十大匪首或死或逃，早已無一倖免。十三年五月，徐永昌調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一團團長，戍守定州。

民黨同志續桐溪、劉守中，都住在孫岳防區之內的邯鄲叢台。他們認為孫岳、徐永昌既在北洋軍中握有一支部隊，所佔的地盤又很衝要。因此一再馳函勸促孫岳推翻曹錕和吳佩孚，進取北

京，結束禍國殃民的軍閥統治。孫岳覺得這事很為難，徐永昌却凜於春秋大義，反對以下犯上。他認為如果要打倒軍閥，就得先脫離北洋軍陣營，然後堂堂正正，師出有名的幹，倒戈反指不是大丈夫的行徑。所以，當民國十三年第二次直奉之戰又起，馮玉祥奉曹吳之命赴灤平指揮，胡景翼部集結唐山任總預備隊，孫岳出任京師衛戍司令。續桐溪、劉守中和孫岳開始進行密議，如何趁此機會推翻曹吳？電促徐永昌入京會商，徐永昌即曾侃侃然的說道：

「曹吳當權政治固然沒上軌道，但是他們總算還曉得有國家、人民的存在。我們大可以提出建議，請加以整頓改良。如今要置發兵挑起內戰，禍國殃民的奉系軍閥不問，反而先倒曹吳，我認爲這是名不正而言不順！」

代理國民三軍軍長

推翻曹吳之議從而僵持，續桐溪和劉守中異口同聲的說：

「推翻曹吳一舉，勢在必行，禹行（孫岳）都已經決定了。他還要聽聽你的意見，祇不過因爲他凡事都尊重你的主張。」

聽說孫岳都已經決定了要幹，徐永昌便跟孫岳表明態度說：

「我們兩個論私交是知己，論公誼你是長官。所以不論公私你都可以指揮我。今天這樁大事，你要是問我意見，我不同意。倘若你對我的命令，我只有照辦。」

孫岳無可奈何的笑着說：

「那麼，你就權當我下命令吧。」

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所謂「首都革命」，就這麼三言兩語的決定了。

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一大清早，馮玉祥回師北京，倒戈曹吳，把曹錕囚禁在延慶樓，擁段祺瑞爲臨時執政，更重要的是迅即着手編組國民軍。國民軍下轄三個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馮玉祥，副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胡景翼，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孫岳。曹錕被囚，吳佩孚率領少數殘餘由天津出海往南逃。國民軍和奉軍都忙於收編直軍潰敗的隊伍，加速擴充實力。孫岳的國民三軍擁衆一師六個旅，他請徐永昌當師長，徐永昌却自願退居第一混成旅旅長，他向孫岳說：

「我們這次革命，倉卒間成立了這麼許多部隊。你又多病，如果我驟然陞任師長的話，說不定別人還會以爲我有什麼企圖呢。」

徐永昌的第一混成旅，下轄三團，又四個獨立營，駐防保定，負責肅清平漢鐵路北段的直軍，很打了幾次仗。十四年年初，段祺瑞任命孫岳爲豫陝甘剿匪總司令，還當面允准他入陝則督陝，入甘則治甘，換言之，也就是打到那兒，那兒就是他的地盤。這次進軍，對於孫岳的事業，不用說是相當的重要。所以孫岳請徐永昌打頭陣，出任國民三軍第一路總指揮，統率全軍南向，然後西進。七月初，徐永昌揮師入潼關，陝督吳新田親率北洋第七師在臨潼佈防，還有李虎臣緊跟在徐永昌之後，田玉潔窺其側，就等着徐永昌、吳新田兩虎相鬥，必有一傷，他們隨時準備漁人得利。

徐永昌決定速戰速決，擊潰吳新田，擺脫李虎臣、田玉潔兩頭兀鷹的覬覦垂涎，他分遣奇兵渡過滹水河，摧破吳新田的北洋第七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駐西安。孫岳如願以償，當上了陝西督辦，徐永昌也升任第一師長，兼陝西警備司令。他正在調兵遣將進入甘肅，段祺瑞却又出爾反爾，把徐永昌手到擒來的甘肅督辦一席，畀予了馮玉祥。

入陝之前，國民二軍軍長胡景翼病逝，岳維峻任第二軍長。十四年九月，他把徐永昌請到開封去，退到武漢的吳佩孚也派遣代表來開會，籌組聯合陣線，聯絡東南五省總司令孫傳芳共同討奉。徐永昌曾為岳維峻策畫，與他和吳佩孚化敵為友，不如利用靳雲鶚，組成國民第四軍，儘量吸收吳佩孚的舊部，瓦解吳佩孚的勢力，再跟靳雲鶚攜手。

岳維峻連稱此計大妙，但是他却遲疑遷延而不能用。徐永昌鑒於國民三軍殆無入甘之望，在陝西又補給困難，他必須打開一條生路，於是不能管岳維峻怎麼辦，他仍然和孫岳放棄陝西，領軍重出潼關，十一月初，過鄭州北上，跟奉軍驍將，直隸督辦李景林，惡狠狠的展開了一場鏖戰。將李景林一軍擊敗，連克保定、壩縣、任邱、大城，終於拿下了天津，孫岳出任直隸督辦兼省長。然而，這以後却由於靳雲鶚舊部在魯南觀望，孫傳芳率部開到徐州，就此坐山看虎鬥。李景林和張宗昌組成了直魯聯軍。十五年春，奉軍再度入關，和直魯聯軍夾擊孫岳、徐永昌。吳佩孚部又趁機北上，混水摸魚，國民二軍首先在豫西被

擊潰，一軍撤到綏遠五原，馮玉祥下野，北走蘇俄，只有徐永昌的國民三軍第一師保持完整，挈同三軍其他部隊退保包頭。這時候，孫岳又有病，他請徐永昌代理國民三軍軍長，自己到五原去養病。

國民三軍在包頭從事屯墾，糧餉來源總嫌捉襟見肘，於是徐永昌自告奮勇，赴太原謁見晉軍總司令閻錫山，閻錫山早就欽重他的為人，表示熱烈歡迎。尤其很慷慨的允許國民三軍入晉，劃汾陽一帶為駐防地區。孫岳也到汾陽的峪道河養病，不久又轉赴上海就醫。

滹沱河一戰威名揚

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 蔣總司令的北伐雄師底定京滬，國民政府定鼎南京，山西、綏遠相率易幟，參加北伐行列，閻錫山出任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命徐永昌率領國民三軍進駐井陘，鞏固三晉。十六年秋徐永昌配合閻錫山的晉綏各軍，掃蕩滹沱河之線的奉軍主力。他曾迫使奉軍全線向北總退却，徐永昌率部急起直追，越定縣，薄望都，晉綏各軍也分頭並進，勇往直前。糟的是忘却了鞏固後路，等到奉軍遶道突擊定縣時，晉綏各軍手足失措，倉皇轉向西路急退。徐永昌一得着消息，立刻拍馬奔馳，直到曲陽，攔住了率部西退的晉綏軍各將領，苦苦的勸促他們說：

「閻總司令僅率少數部隊駐在東長壽，正太路空虛。奉軍不消幾天就可以攻到太原。試問，到那個時候，列位豈不是無路可歸了嗎？當今之

計，還是仍循原路撤退，由我的隊伍在獲鹿、平山一帶集結，仍然佈防於滹沱河一線，為諸公却敵。」

就由於徐永昌飛騎追諸將，使山西局勢轉危為安，閻錫山對他大為激賞，委他以北方軍東路軍總指揮的重責大任，前方戰事全部交給他了。但是徐永昌對於全軍的進退出處一絲不容含混，他向閻錫山特別聲明，他個人可以接受閻錫山的委任，然而閻錫山必須保證國民三軍的客軍地位。閻錫山慨然應允，徐永昌方始從容佈陣，固守井陘山區。後來奉軍果然集結強大兵力，大舉來犯，都被徐永昌和晉綏軍的主將楊愛源，在井陘山區據險力抗，終使奉軍無法越雷池一步。國民三軍和晉綏軍將士合作無間，徐世昌和楊愛源併肩力戰，一時曾傳為佳話，而使北伐軍中有徐家將與楊家將的說法。

到了民國十七年元月 蔣總司令兼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領導各軍繼續北伐。第一集團軍主力部隊之外，尤有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徐永昌且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路軍總指揮。夏初，他率領國民三軍和第三集團軍東路軍展開反攻，出井陘，越獲鹿，和沿津浦路北上的第一集團軍遙相呼應，但却在循平漢線北上之第二、第四集團軍之先，一戰強渡滹沱河，再戰直入望都城，奉軍紛紛稱降，兵威所及，終至又演出一大敵軍全線總退却。五月底，徐永昌輕車熟路，攻克保定。閻錫山命他在保定暫時歇馬，改派第三集團軍北路總指揮商震啣尾直追，搶先一

步攻克平津。

國民革命軍一、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在北平會晤，同赴西山碧雲寺謁中山先生靈，那真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最使國人歡欣鼓舞，額手稱慶的一幕。全國歸於一統，結束了北洋軍閥盤踞各地，爭戰撻伐，天災人禍持續一十六年之局。所有在北平舉行的慶典和盛會，徐永昌都一一參加，同時他也首度晉謁蔣總司令，當蔣總司令垂詢他對於國事意見，徐永昌曾建議定都北平，或者在北平設立軍事學校，漸次整訓北方各軍。

民國十六七年間是徐永昌戰功彪炳，名揚中外的光輝燦爛時期。唯一的憾恨，是他在攻克保定時獲悉孫岳在上海病逝，他曾為知己之死痛哭一場，給孫岳舉行盛大追悼會，並且為之迎靈發喪。孫岳的國民三軍番號，以及國民軍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名義，徐永昌一直代他保持到病逝時為止，僅此一點亦足以顯現他的風義冠絕一時。孫岳死後，徐永昌始將國民三軍整編為兩個師（馬延守、方克猷），一騎兵旅（呂汝驥）、一砲兵團（梁鑑堂），正式隸屬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的麾下，他自己則盡釋兵權，還我初服。一直到十七年秋天，方始奉命出任綏遠省政府主席。

主政綏遠人緣賑災

徐永昌一到綏遠任所，就碰上了兩大棘手的問題：旱災與匪患直鬧得民不聊生，遍地餓殍。徐永昌人緣好，他憑他的面子四出請援，於是東三省運送餘糧，華洋義賑會開築河壩，以工代賑

，不但救了一方生靈，而且還給地方上帶來了新興建設，因此當時都說徐永昌在綏遠是「人緣賑災」。一面賑災一面剿匪，民國十八年春，雙管齊下的政策迅速奏效，土匪肅清，百姓各安生業，創痍滿目的綏遠從此獲得安定。

在綏遠政聲卓著，十八年八月，又調任河北省主席。徐永昌又要賑災了，原來河北水災旱災接踵而至，他呈請行政院核准在長蘆鹽斤增列附加稅，用這筆錢來設立河北農田水利會，鑿井灌泉，大興水利，從根本上解決。民國十九年的中原之戰，徐永昌仍舊堅持他的不以武力解決政爭主張，但是軍令下達，他又以服從為軍人天職，遵令率部南下，進入河南。九月下旬，中央軍節節推進，東北軍張學良部大舉入關，閻錫山宣告下野，徐永昌却能在四面楚歌，一片征伐聲中，將所率領的部隊全部撤回山西，其實這也是他自始至終的內心願望，從而贏得了山西人所稱頌於他的：「全師而歸功尤豐。」

中原大戰落幕，徐永昌被任命為晉綏總司令，偕同山西省主席商震。共同收拾殘局，辦理善後。事情一辦完，他立即辭職，脫下征衫，在省會太原定居，賦了一陣子閑。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役作，東三省淪陷，日本關東軍的侵略箭頭，無人詎知究將指向何處？而長江大水災之嚴重空前未有，第三次剿赤被迫半途而廢，兩廣猶在成立偽府，公然反叛中央。國局勢處於危疑震撼，一髮千鈞之秋，徐永昌乃不得不重作出岫之雲，受命山西省主席。其實他的主要任務仍在奔走平津和太原各地，竭力協調

各地軍政長官的歧見。在那一段時期，他經常沉痛已極的在大聲疾呼：

「外侮不足哀，屈辱不足憂，戰敗不足懼。當今我們所哀所憂所懼的，還在於我們是否能夠覺悟受侮的由來，而將這內在的原由一掃而空！我們應該知道：非團結無以禦侮，非自強無以圖存。力避內鬪，各就己身能力之所能及而為之，國事前途，才有希望。」

日軍奪我東北，再犯熱河，北方局勢越來越嚴重了。民國二十一年九月，軍事委員會在北平成立分會，徐永昌在華北人事協調，和力量團結雙方面，都有卓越的貢獻。同時，對於山西省政，也迭有興革，頗多改進。這一年的冬天，蔣委員長在武漢召見，殷殷垂詢，徐永昌都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提出了不少的建議。

蔣委員長曾嘉許他是一位極愛國者，對他所提的意見無不表示嘉納。由於蔣委員長的目光如炬，知人之明，使徐永昌自此一再受到他的倚重。漸漸的，徐永昌將從地方封疆大吏，被徵召為翊贊中樞的要員了。

徐永昌每每能對重大問題表示他鞭辟入裏，一針見血的意見。例如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他奉召再赴武漢，然後直到江西前線視察剿赤軍事。武漢行營秘書長楊永泰曾經問起：赤匪既已勢窮日逼，就殲在即，未來的軍事、政治究該如何處理？徐永昌就坦率的指出楊永泰的看法實嫌過於樂觀，徐永昌提出警告說：

「軍事愈接近成功階段，愈應戒慎戒懼，誠惶誠恐。如今匪勢雖已稍殺，但是我們對於造成

匪亂的原因，和赤匪的來源，似乎還不曾注意及之。這就需要我們來日努力於辦理善後，和積極的從事教育工作了。因為我們今日所剿的赤匪，正是前所養成的，而今天也就是未來時日的先！

一鞭一痕針針見血

二十四年春，共軍二萬五千里流竄，自川北和西康、甘肅竄入陝北，共軍的殘餘兵力不過數千，陝北又是地瘠民貧，幾同不毛之地。一般人都以為剿赤工作已近完成階段，朱毛殘餘，充其量不過癬疥之疾。唯有 蔣委員長和徐永昌獨具慧眼， 蔣委員長命張學良率東北軍入陝剿赤，徐永昌則力請 蔣委員長組織參謀團入陝，指揮剿赤軍事，同時監督陝西政治，以免陝西用兵之際政治不良，反將導致赤匪乘機煽惑，擴充他們的力量。徐永昌這一項卓見，立即獲得 蔣委員長首肯。

同年，日本軍閥向我河北、察哈爾兩省加緊壓迫，步步進逼。徐永昌西顧陝北剿赤軍事，東籌應付日本侵略之道。一心一意報答 蔣委員長特達之知，憂勞國是，竟至於心力交瘁，觸發宿疾，吐了不少的血，就此罹染咯血重症，被送到北平去就醫。在醫院裏，徐永昌仍然遍覽報章，深入研究國家民族福禍安危的重大問題，經常都有披肝瀝胆的名言議論，沉痛之語發表。例如他向請教軍事、外交的人士慨乎言之的說：

「日本人的得寸進尺，固然是他們既定的侵華國策。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也是由於國人的

不識無見，方始助長了他們的凶焰。日本侵華得手，幫他們忙的正是我們中國人。現在日本國策係在極力阻撓中國的統一，凡是有統一中國的力量的，在日本人的心目之中，就跟他們最畏懼的 蔣委員長一樣。至於所謂日本政府不願和國民政府獲致諒解這一類的說法，喪心病狂，垂涎漁利的人不妨想想，我們中國現在還經得起倒了這個國民政府，而另外再組織一個其它的政府嗎？可歎啊，世間以弱事強已經很難。以愚事智那豈不是更要難到無以復加，更不必提那幫漢奸走狗的醜顏事仇了！」

這一番話，是徐永昌在民國二十四年養病北平時所講的。對於四年以後，民國二十八年叛國降敵的汪精衛、周佛海等而言，猶仍不失為晴天霹靂式的當頭棒喝。

徐永昌在醫院裏聽說中央將若干中日交涉視作地方事件，因而聽任地方官員與日本武官直接折衝交涉。他憂心忡忡，伏枕上條陳於 蔣委員長，極力表示反對，徐永昌在條陳中說：

「如我政府與日政府直接交涉，是我之對手方祇有一個日本。否則，各地方負責者將遭遇多數之日本對手。蓋每一日本武官均將藉此在中國獲得巨大之利益與成就，以此每一日本武官猶如一日本國。中央不求對唯一有代表性之日本府交涉，而任由地方當局對多量無代表性之日本武官交涉。其間利害得失，可以不待智者而辨。」

蔣委員長接獲徐永昌的條陳以後，旋即覆電嘉勉，嘉勉電文中且有：「一鞭一條痕，針針見血」

之語。並且電召徐永昌入川磋商要事，但却由於徐永昌纏綿病榻，無法成行而未果。這一年上，徐永昌授陸軍上將。

內蒙古德王在日本收買之下公然附逆，通電獨立，烏蘭察布、伊克昭西二盟的十二旗王公，却由於素來和晉綏當局接近的關係，通電內附，內蒙劍拔弩張，風聲鶴唳，中央指派徐永昌為代表，赴綏遠策動設立綏境各蒙旗政務委員會。這是很繁重的任務，同時徐永昌又是不作第二人想的最佳人選。他大病未痊，但却力疾前往，圓滿達成使命。二十五年二月十日，行政院特派閻錫山為綏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導長官，適時與設在百靈廟由德王主持之偽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相對抗，徐永昌又立下了籌邊的一功，及時防堵日寇的步步侵逼。

徐永昌剛回到北平，共匪自陝北渡過黃河侵擾晉西，他以桑梓為重，大局着想，又從北平馳返山西，協助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指揮軍民圍堵清剿，制止共軍東侵及竄擾綏遠省境的企圖，否則，就難免引起日軍進入綏遠的藉口了。圍剿入晉共軍期間，徐永昌曾電請中央調兵入晉協同作戰，他打算將共軍包圍在晉西，然後加以聚殲，然而相持到五月初，共軍鑽隙突圍逃回陝北。徐永昌直到山西境內全無共軍蹤跡，方因心力交瘁，請辭山西省主席，改任山西清鄉督辦，當中央派陳誠為晉陝甘寧邊區剿匪總指揮、趙戴文繼任山西省主席後，他才算卸下了肩頭的這副重担，再回北平養病。然而在日軍源源開進華北，中日大戰一觸即發的嚴重關頭，徐永昌畢竟還是閑不



山西四要，徐永昌，賈景德，閻錫山，楊愛源，國民三十三年八月四日在南京攝影留念。

下來讓他從容療疾的，他仍然僕僕風塵於北平、南京之間。

出長軍令

受降東京

二十六年春，蔣委員長為整訓師旅，積極構築國防工事，在軍事委員會人事部署上有所調整，調徐永昌為軍委會辦公廳主任。不久七七事變，中日之戰爆發，徐永昌受命為保定行營主任，協助指揮第一戰區的戰事。就由於他洞燭機先，深知日軍侵華唯有速戰速決方可取勝，所以他利用華北地形，採取關隘奇襲戰術，猛挫日軍銳氣，我軍則安全轉入有利陣地，從容佈署長期抗戰，逐步迫使日軍陷入泥淖。二十七年春國民政府西遷，一月七日軍事委員會改組，分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四部，徐永昌調任主持參謀作業的軍令部長，軍令部負

責收集並研判敵情，釐訂最高作戰指導方針，以及全國各戰區的作戰大綱，職責極為重大，國內的優秀人才，都以此為薈萃之所。徐永昌的這一任軍令部長，從民國二十七年元月軍令部成立，一直做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以至於三十五年六月，出任陸軍大學校長之時為止，在抗戰八年間他始終是最高統帥釐訂戰略時的得力助手。徐永昌在抗戰八年期間，軍令部長任內，他的許多卓越成就，特殊貢獻，由於國防機密目前仍然未能公開。不過，抗戰勝利國民政府特派他參加同盟國統帥麥克阿瑟受降典禮的中國代表團團長，代表中國簽字於日本投降文件之上，從此一曠世的殊榮，也可以想見徐永昌在抗戰八年期間的成就與貢獻，當然是無比重大的了。

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徐永昌奉命出任此一最高榮譽職務，八月三十一日他飛抵日本橫濱，九月二日在東京灣米蘇里戰艦上接受日本投降。在簽字後會應新聞記者之請發表談話，徐永昌曾發人猛省的說過：「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每一個在這裏派有代表的國家，也可以同樣的對於過去作一反省。假使良心反映有過錯誤，就應該勇敢的承認過錯而加以懺悔。」

徐永昌赴日受降之行，中外雜誌第十二卷第四期曾經獨家披露徐永昌當時逐日親筆寫下的日記，這是一份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抗戰勝利後，徐永昌即膺任國民政府委員，三十五年六月，出任陸軍大學校長，先後當選制憲、行憲國民大會代表，三十七年多，孫科組閣

，以徐永昌為國防部部長，主要的任務是協調各方共挽危局。三十八年六月初，閻錫山組成戰鬥內閣，徐永昌改任政務委員。在這四年之間，中共播亂，大陸荊符遍地，烽火連天。徐永昌奉蔣總統之命，為國事奔走，協調各方，足跡遍及北平、太原、廣州、重慶、成都、昆明、甘肅、寧夏與綏遠。大陸淪陷之前，他率同陸軍大學全體員生，遷來台北，到民國四十年初，學制變更，他方始辭卸校長職務，改任總統府資政，十月，晉授陸軍一級上將。四十三年十一月兼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由於徐永昌畢生盡瘁國事，卓著功勳，政府為策勵記功，迭曾頒授青天白日勳章，勝利勳章、一等雲麾勳章。中國

國民黨並且選任他為中央監察委員、評議委員。

徐永昌以一名無依無靠的孤兒，出身貧苦的家庭，終能發奮向上，苦讀成名，由勤務兵當到了陸軍一級上將、國民政府委員、軍令部長，陸軍大學校長，畢生廉介自持，確保令譽，無論在武衛左軍，北洋軍中，國民軍暨國民革命軍的將領間，一般的受到信賴和敬重，他的成功決非出自偶然。尤其不論領軍從政，岳武穆的「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徐永昌都是充份做到了。他每次督率將士作戰，進攻時他在最前方，退却時他居於最後列，幾為一成不變的鐵律。試看他代統孫岳的國民第三軍，直到孫岳病逝上海為止，徐永昌始終都是代理軍長，從未真除，以致他

一生輝煌的軍中資歷，自列兵到軍令部長、國防部長，獨缺軍長一級。徐永昌的講義氣，在北方軍確是普遍受到尊敬與崇拜。光明磊落，來去分明，尤為徐永昌的天性。他在軍中，但凡營團以上的軍需一概組織聯合委員會，審查收支賬目，做到財政公開。歷任三省主席，交卸時一錢一物無不移交後任。平時他自己的薪俸收支，前後列了三大本賬簿，留示兒孫。徐永昌沉毅堅忍，不苟言笑，生活樸實無華，外表文質彬彬，到戰場上却又是叱咤風雲的一員勇將，主政三省，統兵數十萬眾，但却從未妄殺一人。一輩子愛國愛民愛部隊，同時也贏得長官、部屬和民衆的敬愛，這確是自然而然的的事情。（本文之作承張錦富兄提供資料及照片，特此致謝。）

中外文庫之十一 王成聖 著 于右任傳

定價拾捌元
歡迎購閱

開國元勳于右任先生，少年時代即有西北奇才之譽，詩詞直追陸放翁，書法尤被推崇為我國有史以來十大家之一，于氏出身寒素，苦讀成功，奔走革命，領軍從政，一生事迹多姿多采，素為國人敬仰欽重。頃由王成聖教授多方蒐集資料，廣徵博引，去蕪存菁，撰成于右任傳，為記述于氏生平最完整、權威之作。書後並附于右任詩文選粹，列入中外文庫隆重出版。

定價十八元，現已出版，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立即寄書。